



# 消失的栀子花

□潘昌操



我又看见了栀子花开，不是在乡村，也不是在花圃，而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两路口轻轨站出口处，一个妇女用背篋装着栀子花站在那儿，那是连枝带叶捆绑好的新鲜花朵，卵形叶子上和花瓣间还留有水迹，像未干的泪水。

此时正是初夏，天地间铺满炽热的阳光，不禁有些悲伤，好熟悉的栀子花，和故乡的花有些许相像，同样雪白，同样芳香，可又分明是不同的模样。记忆里，故乡的栀子花花瓣不重叠，花瓣与花瓣之间有些许距离，与稻谷一起成熟，花开时漫山遍野芬芳四溢。结果时，一颗一颗的，像顶着一顶花冠，一颗颗金黄的果儿像盛酒的后器，故又叫黄栀子。

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父母在时，还常回家，父母过世后，回故乡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在我记忆里的老家事物太多，比如青青的竹林、院子两边的池塘、院子对面的山坡。但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漫山遍野的栀子花开，我把它写进了诗歌，写进了小说。

洁白的花开的时候一定是五月来了。五月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我喜欢这个季节，闻着院子周围芬芳的花香，五岁多的我带着四岁的弟弟、两岁多的妹妹，奔跑在田里帮大人拾麦穗。那时田土还没有承包到户，每家每户除了少许的自留地，土地都归集体所有，所有粮食也都由生产队集体分配。那时农村苦，许多人都吃不饱饭，见我们是小孩，家里人又多，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允许我们兄妹三人将捡来的麦穗带回家。母亲把捡来的麦穗用手搓下麦粒，一点点积累起来，一个季节下来居然有一小箩。母亲把晒干的麦粒磨成面，加水 and 好后，放糖精，放进揉碎的栀子花，在锅里煎成麦粑。香甜的栀子麦粑，现在想起来仍是人间最美的美食。

我们兄妹三人手拿着滚烫的麦粑，边吃边打闹，奔跑在田埂上。田埂边开满了栀子花，栀子树有大人那样高，我踮起脚尖摘下两朵插在妹妹的小辫子上。妹妹很乖很漂亮，扎着两个小辫子，圆圆的小脸蛋，一边一个酒窝，嘴巴甜，十分招人喜爱。虽然大人们饥

一顿饱一顿，但妹妹吃的是埋进柴灶里闷的瓦罐饭，饭里偶尔有些许肉丝和红糖。妹妹胖胖的，笑起来，洁白的小乳牙像栀子花一样白，我和弟弟都叫她小猪妹。头上戴着栀子花的妹妹更可爱了，八哥、九哥地叫着我和弟弟，像一只小鸟绕一圈田埂又飞回了家。

黄栀子是那时乡村主要的经济收入。秋天收获果后，大人们一挑又一挑将黄栀子送入药房换回钱，然后买回肥料和农药。若谁家有人得了肝炎、肠炎，谁家孩子眼睛肿疼上了火，泡上一杯黄栀子茶，清热解毒，很快就好了。

栀子花开时节，我常给妹妹辫子里插上栀子花。晚上睡觉前，母亲总会小心翼翼将花朵从妹妹辫子上取下，然后放在咸菜坛子沿边。一个晚上过去了，栀子花仍新鲜如故，芬芳如故。

妹妹三岁时，戴着栀子花的她病了。不知是什么病，上吐下泻，母亲用黄栀子泡水给她喝，结果越喝越吐、越喝越泻，等父亲忙着从外面赶回来的时候，妹妹已经脱水，奄奄一息，急赶着往乡卫生院送，医生尽了力还是没能救回妹妹。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唯有父亲没有流泪，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拿了一把锄头和一个箕畚，悄悄将妹妹送出去了。

第二天，我和弟弟哭着追着问父亲，妹妹去哪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她喜欢栀子花，就让她和栀子花在一起吧，让她洁白地来，洁白地去。

后来，生产队的田土包产到户，不知何故，田野里的栀子树大多被挖走了，种上了梨树和柑橘树。父亲也将承包地里的栀子树挖走，唯有一棵高大的栀子树他没挖，任凭它一季季地开花、结果、枯萎。再后来，田里修乡村公路，最后的这棵栀子树也不知所踪。故乡的栀子花终于消失于我的视野，还有那芬芳。

几年前，我去巴南安澜采风，在大来山山脚，发现了一大片栀子花。又见栀子花开，那些盛开的花朵，好似多年前我给妹妹戴上的花朵，芬芳、洁白、可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一瓶菜油(外一首)

□涂拥

楼上那邻居  
多年来我们相知甚少  
惟一的接触  
是他家装修时掉下东西  
“嘭”地一声后  
砸坏我家欢喜  
接着便是两家人的争吵  
可今年春节  
邻居突然送来一瓶菜油  
说来自自家菜籽  
这瓶油究竟含有什么成份  
家人们七嘴八舌  
也没得出结论  
那瓶油至今放在墙角  
瓶盖捂得紧紧，像是  
害怕漏出了菜油之外的气味

## 小人儿

小区树上，一个气球小人儿  
挂了很多天，也不泄气  
小人儿背后，有一根细长白线  
我跳起来，却拉不着  
高度刚好等于不可救

从小人儿胯下经过  
还羞于说出有过这种情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绿色迷宫

□谭萍

行走在这六月的故乡  
不觉夏日已深  
我一头钻进  
看似简单，却蕴含  
九宫八卦阵的小树林

兜兜转转 分分合合  
树木仿佛游戈的哨兵  
总是横亘在面前  
一次又一次  
让人误入歧途  
犹如一只团团转的蚂蚁

向左还是向右  
每个选择的当口  
我都不敢掉以轻心  
只好放慢脚步  
摸索前行  
试图逃离现实的困境

阵阵凉风袭来  
仿佛一双巨大无形的手  
转动着罗盘  
刹那间  
整个山川鲜活起来  
绿得直逼你的眼  
这天地万物  
沉醉在巨大的迷宫里

按图索骥，阡陌纵横  
我迷失在原乡的尽头  
左手花红柳绿  
右手稻香蛙鸣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 我的高考谁做主

□刘冲

我的青春我做主！这是一句很流行的青春宣言，彰显出的自信、自主与豪迈，真有舍我其谁的青春无敌。

十分汗颜，这样的牛气与豪放，我却从未拥有，尽管也曾年轻过，也曾青春过。青春年少时，对我的命运轨迹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高考，如今回想起来，也绝不敢有“我的高考我做主”的底气与豪气。

自读书始，对读书的最后出路和归宿究竟是什么，一直都不甚了了。每学期拿回“三好学生”奖状，除换来父母的开心一笑外，其他的实际意义似乎也不太明了。

若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读再多的书、拿再多的奖状，恐怕对命运的改变都无济于事，最理想的结果也大不了争取在生产队当个计分员或会计罢了。

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时间金贵，可谓分秒必争。可我不合时宜地在高二时偷偷写起了小说，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长篇。后来被语文老师发现，报告了校领导。在有语文老师、班主任、教务主任和正副校长参加的谈话会上，做好了被轮番训斥、写检查甚至请家长心理准备的我，却意外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赞扬，大感意外。然后，又众口一词地劝我目前首要任务是搞好学习迎接高考，先解决跳出农门、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问题。即使要写小说，也需要进大学去深造。和风细雨，如沐春风，使一颗本来做好了强硬抵抗的心，慢慢软化，顺从，并天真地以为大学中文系就是培养作家的摇篮，于是毅然辍笔，全身心投入到迎接高考的学习中。

不料，高考前的临门一脚又出了问题。当年，乡镇交通工具主要是简陋破旧的公共汽车，没有空调，跑起来周身咣当咣当响，坐车就是遭罪。从镇上提前一天半乘公共汽车进县城赶考，恰逢周末，人多得差点把车挤爆，使原本就晕车的我，更觉胸闷气短，天旋地转。好不容易到了县城，在两位同学搀扶下，才艰难挪到了住地。住地是一所学校腾出来的教室，通铺、闷热、蚊子多，蚊香缭绕，再加上公共区域震耳欲聋的电视声，弄得我头疼欲裂，彻夜难眠。第二天，老师讲解考前注意事项和考试重点梳理，没听几分钟就头昏脑涨受不了了，借口上厕所，到外面空地上靠在一棵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昏昏沉沉进考场，一心以进大学中文系实现作家梦为高考动力的我，第一科语文就遭当头一闷棍，一些送分的题，竟在晕晕乎乎中无法判断或解答。出得考场，满脸沮丧，情绪极为低落。幸亏带队老师及时发现，问明情况，除了安慰，还主动将我调到老师们住的粮食局招待所。环境安静，晚饭后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好觉，顺利完成了后面的考试。试想，若

一直以近乎梦游的状态进考场，等待我的结果，只会是名落孙山！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自己经历的高考，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作者单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 爱讲故事的白虎山

□钟灵

尖尖的喙，仰头向天，两翼舒展，好像随时可以一飞冲天——鹰嘴岩，这是石柱县黄鹤镇的人们对一座山峰的称呼。转换角度，站在黄鹤镇山河村大茶组，抬头远望，它则化身为一头威风凛凛徐步前行的白虎——那白色的崖壁与山上苍绿的植被，勾勒出白虎的身形。白虎山，正合了土家文化里的白虎崇拜。

黄鹤镇位于石柱东南部，重庆与湖北交界处，属七曜山系，喀斯特地貌。绿色与烟云所缠绕的白虎山很喜欢讲故事，那些动听的故事都被我听到啦！

家住白虎山下的蹇老伯在山花烂漫的清晨，坐在一张木椅上休息。他身后的深褐色土家吊脚楼无时不在诉说百年沧桑。这栋百年木楼是连排格局，横向远迤出一大片，与连绵的青山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气势。现在还居住着6户人家。木楼的平坝前，古木参天。老屋周围高高低低放置了十余个蜂桶，勤劳的蜜蜂不停飞进飞出，嗡嗡嘤嘤的声音编织出的乐曲轻俏而欢乐。不远处，两幢吊脚楼斜斜的屋顶安插于庄稼地与树林之间。深沟高壑，溪流密布，耄耋老人怡然自乐，三两个农人在田间忙碌，这景致让我恍如走进童话世界。

与百年老屋相距不远，一条蔚为壮观的挂壁大堰让人惊叹。幽蓝碧水，从远山的孙大湾而来，汨汨滔滔，沿着山间绝壁延伸向远方。大堰与地面齐平，水质清澈，俯身捧水尝之，清凉甘甜。但站在蜿蜒向上的公路上再看，这条神龙不见首尾的大堰却是悬在空中！几十年前，这里的人们向大自然发起挑战，几百个村民在村支书带领下，奋战8年有余，在悬崖绝壁间开凿出这条输送生命之水的大堰，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彻底摆脱了缺水的困境。站在大堰边倾听着流淌不息的水声，仿佛听见它一路上欢歌前行。

在黄鹤镇山河村冉家院子附近，生长着一株树龄数百年的古老楠木。树高50多米，郁郁葱葱，在山坳里笔直站立，仿佛天生就是“故事眼”，让人忍不住一看再看，多看几眼就会听到有趣的故事。冉家院子居住着二十多户人家，这棵古楠木是当地人心中“风水树”。大约20年前，风姿秀丽的古楠木被人盯上，出高价要买走这棵树，没有得到村民的同意。为防止有人趁黑夜盗挖古树，一位党员带头在树下值守。捍卫一棵树在山村里的根，这也一定令古树感动吧？古楠木逃过一劫，当沐浴了雨水的润泽，古楠木竟再次穿上绿装，玉立婷婷！

飞驰山间，绿意重重，处处生机勃勃。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下，2300余亩茶园装点于黄鹤镇海拔700至1000米的山间。清香在山林间漫溢。一个个新芽在茶枝上挺立，村民勤劳的双手蝴蝶般在叶尖上跳跃，生产的喜悦与忙碌增添着大山别样的风采。

清泉流淌，梯田层层，茶园翠微，公路通达。经过人力改造过的事物，融入白虎山的重峦叠嶂，变成新的美丽风景，更传诵着大山的新故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